

人性、人道主义 问题讨论集

人民出版社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编

人 民 大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等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5印张 398,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2001·226 定价 1.65元

编 者 说 明

一、本讨论集旨在为读者提供国内粉碎“四人帮”以来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资料，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二、本讨论集的编选方针是博采各种不同观点的有代表性文章。

三、本讨论集共分三大部分：（一）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二）人性、人的本质；（三）异化问题。每部分文章编排以发表先后为序。

四、本讨论集选文截止于 1982 年春。文章选自同期国内社会科学期刊和文集 252 种，中央和地方报纸 42 种。

五、本讨论集附有《近几年关于“人”的问题论文索引》以补论集篇幅之有限。

六、本讨论集编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的任俊明、李力新、邵波、陶德荣和潘家森等同志，杨少春同志负责资料复制等工作；《近几年关于“人”的问题论文索引》是由林海同志提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

1982 年 3 月

目 录

怎样识别人道主义	邢贲思(1)
试论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	
地位.....	黄万盛 尹继佐(7)
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	汝 信(20)
——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王若水(34)
人性和人道	周原冰(50)
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	刘敏中(56)
——兼评《欧洲哲学史上的大人物·绪论》	
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问题	张奎良、毕治国、王雅林(67)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陆梅林(81)
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先达(104)
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批判继承	龚 兴(119)
人道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原则	王复三(131)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	
主义.....	薛德震 杨 昭(142)
“人的哲学”剖析	马泽民(163)
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	
表现	王 磊(174)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	朱光潜(181)
也谈人性和阶级性.....	胡绳生、袁杏珠(189)
——与王磊同志商榷	
试论人性	胡义成(200)
关于人性概念的理解	王锐生(207)
两种对立的人性观	计永佑(219)
——与朱光潜同志商榷	
文学与人性(节选)	蔡润田(229)
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李连科(233)
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	丁学良(248)
论人的本质和人性概念的区别	奎 丰(268)
谈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张玉福(281)
——与丁学良同志商榷	
怎样理解马克思对人性的论述	杨星映(297)
人的本质及其方法论	韩铁林(311)
马克思关于人性三种提法的内在联系	李连科 刘 奔(324)
人类共性和超阶级的人性	刘光裕(337)
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	汝 信(349)
——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	
马克思异化论初探	刘敏中(366)
谈谈异化问题	王若水(383)
异化新探	李德辉(394)
权力崇拜及其根源	刘 奔(402)
——谈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异化现象	
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所起的作用	张奎良(412)
“异化劳动”理论初探	胡福明(427)
——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汤龙发(441)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书笔记
- 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 薛德震(457)
- 巴黎手稿的结构和方法 墨哲兰(471)
- 关于评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一些问题 杨 适(478)
- 附录： 近几年关于“人”的问题论文索引 (505)

怎样识别人道主义

邢 贯 思

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一种社会思潮象人道主义那样源远流长，具有广泛影响，那样绵延持久，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发生作用。用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的著作，古往今来真是不计其数。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里，人道主义仍然风靡一时，打着“研究人的问题”旗号的作品，充斥于学术界、文艺界，各种名号的人道主义协会、团体、机构数以百计。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许多哲学流派都把自己标榜为人道主义。对于人道主义这样一种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我们理应进行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哲学把这个问题弄得十分混乱，这种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同人类的历史同始终的、永恒的、“全人类”的思潮，它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阶级，是全人类的“至高信仰”，认为一部人类思想史无非就是人道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人道主义发展史这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不少人把凡是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性善恶的观点、言论都叫作人道主义，因此长时期以来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人道主义自古就有，在中国可以上溯孔丘的“仁学”、孟轲的“性善”说；在古希腊可以上溯普鲁泰古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甚至更早。这些观点都没有从 Humanism(人道主义)这个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去

进行考察。

Humanism一词出现较晚，文艺复兴初期还没有这个词，那时只有 Humanitas(拉丁文，意为人文学)，来源于 Humanus(人的)一词，它的最初含义是受过世俗教育的意思，它的锋芒针对神学的精神专制。这种精神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蔑视人、蔑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教育。Humanitas一词后来发展成为 Humanism。Humanism一词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而且具有特定的内容。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类对自己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并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人只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同自然界的斗争的进一步展开，人对自然界和自己的认识深入了，才开始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所以列宁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最初还只限于直观，直到奴隶占有制的社会时才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文艺家的作品中，有不少论人的言论。如后世的人们经常引用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就是出自古希腊的著名智者代表普鲁泰古拉之口。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尼》一剧写出对人的颂词：“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象人这样维妙的却很难找。”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的话：“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除了赞美、颂扬人的言论以外，还有不少关于人性的论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伊壁鸠鲁在致赫罗多德的信中曾经说过：“……人类的本性也只是接受环境的教训，被迫去作许多各式各样的事情。”古希腊的另一个哲学家、斯多葛学派的代表芝诺在他的《论人的本性》里主张主要的善就是认定去按照自然而

生活，这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因为自然引着我们到这上面。

奴隶占有制社会大量论人的言论，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的逐步深入。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的人道主义是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适应资产阶级从封建制度及其主要精神支柱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需要。

中世纪的神学最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一切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神学的侍婢，不冲破神学蒙昧主义的樊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促使生产力有较大的进步。因此，新兴资产阶级反对神学的斗争，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改革运动，在教会内部进行某种改革，以削弱教会的蛮横统治。马丁·路德和教皇列奥十世围绕着“赎罪券”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嗣后的改革主张，是这种宗教改革的典型例子。这种改革虽然对教会的统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它并没有根本否认教会和神学的权威。因此，这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能持续多久。象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后来也投身到反动阵营，攻击起人文主义运动，攻击起理性和科学来了。另一种形式，是世俗的运动，即人文主义运动。这种形式比宗教改革运动彻底些。前者是在肯定宗教的前提下，在宗教的内部进行某种革新，是一种羞羞答答的“非宗教”的活动；而人文主义运动则以公开的、鲜明的立场同中世纪的教会、神学对立，以世俗的权威来代替神学的权威（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人文学者没有达到无神论者的水平）。这种世俗的立场，集中表现在 Humanus、Humanitas 和 Humanism 这些词上。人文学者大讲人、大讲人道是用来同神、同神道对立，他们造成一个人道主义运动，目的是要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世俗的教育，造就一种世俗文化的繁荣，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哲学家的是他们不代表奴隶主，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的发

展服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有人把人道主义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似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是狭义的，而广义的人道主义包括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时期的各种论人的言论。从 Humanism 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和明显的阶级属性，不能把某些貌似相同的思想、观点都放到人道主义的范畴中去。从社会情况来看，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等级特权制的社会，这种等级特权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所谓王道、天道，而不可能是人道。人道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尽管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谈到人。《马太福音》中甚至还谈到要爱一切人：“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可是，神学恰恰是否定人的。它编造了一个“原罪”的神话，宣扬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使人类处于一种“永劫的惩罚”之中，人必须终身忏悔，以求灵魂得救。这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价值的观点完全相反。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说：“当谈到神或神仆的时候，人道就不合适了。”又说：“人道是一种世俗美德。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必须在自身中消灭它。”所谓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无非是想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思潮具有超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性和全人类性，以此来抹煞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人道主义包括些什么内容呢？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今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人道主义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所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所谓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人道主义，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有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有实证主义的人道主义，以至修正主义的社会人道主义（即伦理社会主义）、现代神学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等等，

等等。除了个别的例外，总起来说，人道主义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强调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它用以观察历史的准绳，始终是“人类的本性”，这种人类本性往往被解释成永恒的、不变的。

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是两个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道主义的外延要比人性论广一些。人道主义所说的人是抽象的人，人道主义总是打着全人类的旗号，借用全人类的名义，似乎它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披上一件“全人类”的外衣。

怎么看待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他们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主张和种种改革方案，这是反映了早期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但是他们历史观的基础是人性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已经超越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一种更高范畴的人道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启蒙运动时期，一句话，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它向封建的等级特权制挑战，向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教会和神学开火，充分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建立了它自己的阶级统治之后，正如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以后，也就成了资产阶级习惯性伪善的一种表现。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建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按

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摈弃了那种用人的天性作为最高准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本质的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虽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但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使用人道主义这个口号，例如在反对国内反动阶级的独裁统治和国际法西斯暴行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都曾使用过人道主义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回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容人道主义。

总之，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是目前的一种国际思潮，在西方风行一时的形形色色的所谓“马克思学”，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企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等同，使马克思主义消融于人道主义。面对这样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等闲视之。

（原载《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

试论革命人道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黄万盛 尹继佐

革命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准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应当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正确阐明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一、提出研究革命人道主义问题的历史条件

革命人道主义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它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彻底解放全人类出发，它提倡应当尊重人、人的价值和人格，提倡“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表现着对劳动人民的高度热爱与尊敬，真正地相信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但是，建国以来，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对革命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有一部分是被回避了，有一部分是被否定了。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曾经开展过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到了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三年前后，这种批判出现了二次高潮。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提到了人道主义的统统被不加区别地斥之为“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连革命人道主义也基本上从马克思主

义里开除了。革命人道主义理论的这种厄运，除了一系列的政治原因之外，也是跟我国理论界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到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分不开的。那时，为了批判，人们坚持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人道主义，只有资产阶级独占着人道主义；谁承认人道主义，谁就是以人性为准绳考察社会，谁就是唯心史观；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水火不容的，阐述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就是阶级调和论与阶级投降主义；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可同日而语，承认共产主义世界观中包含着人道主义，就是把共产主义淹没在人道说教中。至于“异化”理论，有人做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异化”是马克思的早期观点，这个词是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借用的，马克思本人后来也抛弃了它，因而没有研究的必要。根据上述观点，革命人道主义问题，是不需要研究、也不允许研究的。

对于革命人道主义采取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做法，使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领受了现实的后果。这些后果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教训了我们：应当重视研究革命人道主义。

首先，我们受到的冲击，是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不难回想，他们对所谓“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种种批判，不过是实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反革命舆论宣传罢了。当他们窃取了一部分权力之后，便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大打出手，其残酷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象割断张志新同志喉管的事件，比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还要更加黑暗，更加野蛮。乔尔丹·布鲁诺被绑在火刑柱上，尚且能够抒发自己坚定的信仰，而一个共产党员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发言权！血淋淋的事实书写着这样一个问号：难道无产阶级可以没有自己的人道主义吗？除此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在破

“四旧”和抄家风行的文化革命初期我们有不少青年人从信仰出发，为热情所驱使，也做了一些不符合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事情，这里面当然同样存在着林彪、“四人帮”的煽动和破坏，但是，应当指出，这跟我们长期缺乏革命人道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在理论上否认革命人道主义的错误倾向也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又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即前阶段出现的“人权思潮”。经过十年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压制，人们迫切地希望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有的民主制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要求本身也是完全正确，无可非议的。然而，有少数人却把这种正当的合理要求引向极端，提出了要外国人来“关心关心中国的人权运动”等光怪陆离的口号。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军舰开进了黄浦江，用飞机大炮给我们送来“人权”，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对我们这个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民族来说，统共不过三十年之遥。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后，竟会出现上述错误的口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个别坏人从中作祟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过去对人道主义采取绝对化、简单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得一些人在长期缺乏革命人道主义而又迫切需要恢复它的条件下，无法划清革命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此外，很可以深思的是，当出现了这些错误倾向之后，我国理论界仍然有人断言：“人权不是无产阶级口号”、“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今天提人权口号就会模糊我们的旗帜，引起思想混乱”，干脆否认无产阶级的人权的存在。我们认为，人权问题是人道主义问题的一个具体内容，革命人道主义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人权，作为理论问题的研究，这是可以探讨的，但继续把“无产阶级不讲‘人权’”作为一个既定的社会准则，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由此可见，研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我

们面前了。

二、革命人道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就是历史唯物论的出发点

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是以广大被压迫、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它不是用抽象的“人的解放”来掩盖现实社会的尖锐的阶级对立，而是把消灭阶级对立看作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所以，它既反对封建阶级、宗教神学对人的蔑视和诋毁，也反对把人抽象化而侈谈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说教，坚持把全人类的解放与每一个劳动者的现实的解放看作一个统一的、辩证的具体过程。革命人道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一般说来，革命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受到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作为一种行为原则，它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影响到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因素，它又是社会学的一个课题；作为人们的审美情感之一，它还是美学所关心的一个内容，可以说，它在社会科学中属于一个交叉点，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但是，所有这一切中，最本质的在于认识和研究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关系。正是在怎样认识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与过去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时，它也直接是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一个客观准绳。

有一种看法认为，凡是以为出发点的学说就不免是历史唯心论。因为历史唯物论是从社会客观存在，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来考察社会的，而人道主